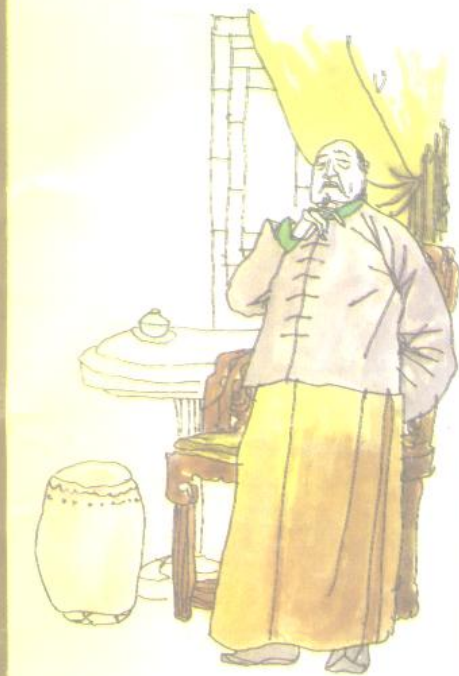


张建伟
著

大清王朝的最后变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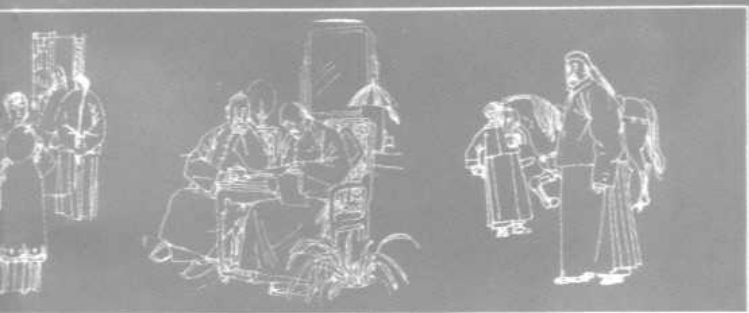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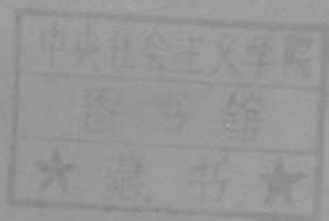


中国社会出版社

85147

张建伟
著

大清王朝的最后变革



(京)新登字022号

大清王朝的最后变革

张建伟

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黄城根南街9号 邮政编码 100032

北京隆昌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
开本, 787×1092毫米1/32 印张, 6 插页, 2 字数, 190千字

1993年2月第一版 1993年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8000册 定价, 4.00元

ISBN 7-80088-358-2/K·11

DP63/09

内 容 简 介

《大清王朝的最后变革》以深刻的笔触描写了晚清“立宪”变革中一场惊心动魄的政治斗争，史称“丁未政潮”。

在这场政潮中，袁世凯成为大清国变革的旗手，对这场变革给予有力的助动。但反对派在反变革的旗帜下迅速集结，以阴谋的手段给袁世凯有力打击，使他险些掉了脑袋。袁世凯反戈一击，以杀手般的手段、创造性的阴谋而终置对方于死地。在这场惊天动地的政治搏杀中，慈禧太后始终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是她的生杀予夺使这场斗争划下了最后的句号。在这场政潮中，袁世凯赢得了最后的胜利。但变革却在政治家个人的荣辱间成了没人要的孩子，过早地夭折了。

本书的特色在于，作者并不是随便处理了这些史料，而在对历史的描绘中，透视出深刻的思想。作者尤其重笔描写了袁世凯、变革反对派首领瞿鸿机、岑春煊以及慈禧太后的多彩多姿的形象。他们变革或反变革的动机、紫禁城内变革与反变革的翻云覆雨、朝局不可思议的一次次更迭，都给予形象的揭示和深刻的描绘。

目 录

第一章	桃子熟了	1
第二章	如日初升	19
第三章	新官制	35
第四章	屠官北上	63
第五章	宠臣锋芒	81
第六章	大参案	97
第七章	冷血杀手	127
尾 声	桃子烂了	173

第一章

桃子熟了



袁世凯，这个从不放过任何一个历史转折点的政治天才，扬起了时代的风帆。

光绪三十一年乙巳，1905年7月1日，桃子熟了的季节，大清国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乘火车北上京都。此时此刻，尚无人能领会他的入京觐见意图，那份揣在他怀中的改革奏折，不过是个冷静清醒、目光如炬的政治干才的既可用于伟大的善举也可用于万恶的勾当的一种道具，更深刻的背景深藏心中，决不会在观众可见的舞台上张扬。这种背景是一个赌徒的幻想，政治家唯一的刺激物，但从表面上看，那却是一个堂皇的想法，一个可能改变近代史命运的设想，唯一的不同是，这个设想必得依靠那个乐于扼杀任何革命思想的专制权力来实现，而它真正的动机又隐藏幕后。

有时候，历史看来更乐于从成千上万的精英人物中挑选出一位英雄，或者一位奸雄，使后世的人们一提起他的名字，他所处的时代便历历在目。袁世凯就是这样一个人。清末民初的历史没有他的名字就无法再现，他几次处于时代的转折点上，翻手覆手之间便使那个时代面目皆非。由于他的出现，戊戌变法一夜之间被打入冷宫，改革者人头落地；由于他的出现，辛亥革命后的历史变成了一出热闹的喜剧，孙中山把大总统的头衔双手捧到他的面前。他忽而反动，忽而革命，忽而保守，忽而改革，阴阳交反，云雨互变，全凭一时的需求，仿佛平庸的戏子，忽然火花一闪，便成了天才的优伶。他属于这样一类人：只要历史上还有他的影子，正直的人们就会不断发问——在扑朔迷离的政治游戏中，处于主

幸地位的究竟是具有坚定信仰的人，视野开阔的人，还是被我们称之为权术家的职业赌徒，手法巧妙、空话连篇、冷血的政治杀手？

昨天，6月30日，袁世凯得到大内信息：他的政敌之一、三朝老臣王文韶以年老为理由，开去了军机大臣差使，而他的挚朋好友徐世昌入直中枢，已经在军机大臣任上学习行走。而今天，徐世昌又被任命为政务处大臣。一夜之间，两度迁任，袁世凯仿佛听到了报春的鸟啼声。他生来就是揣摩风向的行家，一潭死水微澜，立刻使他感觉到紫禁城内早晚会爆发的政治风潮。快点去！可别落在别人后头！这个从不放过任何一个历史转折点的政治天才，以惊心动魄的速度，扬起了时代的风帆。他去摘桃子。

那是一枚烧熟的桃子，一枚被日俄战争的大火烧熟的桃子。

发生于1904至1905年的日俄战争，开枪放炮的地方是中国的本土满洲，中国政府宣布中立。大清朝怕日本鬼子，更怕俄国佬。俄国佬败，大清国高兴，日本鬼子败，大清国更高兴，不废朝廷一兵一卒，便可雪当年的甲午之恨！

多么令人失望！一年多的战争，俄军连连败绩，到1905年3月10日，日军占沈阳，俄军死伤9万余，一败涂地。消息传出，整个世界一片愕然，大清帝国更是一片死寂！好一个小日本！不到10年前，在海上大败中国北洋舰队，那是当时世界上一流的海军力量啊！今天，又在海上和陆上大败俄罗斯帝国海陆两军，那是世界列强中一流的劲旅啊！不可思议！原因何在？

突然之间，俄国内部骚乱蜂起，人民造反了！革命党人

带领群众走上街头，顶着枪林弹雨，抗议专制，要求立宪，以挽救国运。不久，俄皇下诏，立宪变法。

尚在惊愕中的中国人如梦方醒。不错。原来症结在此！这不是两国军队的战争，而是两种政治体制的战争。一个专制腐败的政治制度怎能与一个立宪议会的政治制度相抗衡？甲午之役，中国败于斯，日俄战争，俄国又败于斯！被暴政打入冷宫、埋进坟墓的记忆又重新挖掘出来：倘若戊戌变法成功，大清国便不会有庚子之恨，该醒醒啦——海内外华人同声呼吁——沉睡太久、专制太久、腐败太久的封建帝国，睁开眼睛：这个世界产生了一种比你更好而且有能力取代你的政治制度！变法吧，立宪吧，进行改革吧！

深宫震撼。

清鉴纲目光绪三十一年七月记载：

自日俄战争后，日本以区区三岛，战胜强俄，一时公论多归于立宪，而专制不如立宪之说。遂腾布于万国。甚者谓，是役也，匪直日俄胜负所由分，实专制国与立宪国优劣之所由判……于是中国人民纷然并起，向政府要求立宪。

然而，在这个没有民主习惯的大清国，人民的语言是不算数的。无论多么微小的改革，也必得自上而下地进行，何况体制的变迁。对此，远在大洋彼岸的孙中山等革命者，早已不抱任何希望。倒是戊戌变法中险些人头落地的康有为梁启超对这个专制帝国仍抱有无限的期待。梁启超远远地呼唤着，大清国体制改革的时机已经成熟，“此时不开议会，将永无开议会之可能！”焦灼之情，溢于言表。这两位曾因变法失败而叛亡的改良领袖希冀着，在那黑暗的朝廷大内，会出现一位不惜抛头颅洒热血而披肝沥胆奏陈改革的权臣，上

承戊戌，实现他们未竟的变法事业。

仿佛两极相通，心灵回响，康有为梁启超翘首仰盼的紫禁城内终于传出第一声改革政体的奏章。那声音那么熟悉，天哪——竟是他！

1905年7月2日，袁世凯奏请大清国实行立宪政体。“救亡非立宪不可，立宪非取法邻邦不可。”这一出乎预料的举动不仅使康、梁诧异，就是当朝文武也无不惊讶莫名。这是怎么啦？黑夜的猫头鹰竟在白日起飞。它投靠黑暗、扑灭光明的告密行动就发生在并不遥远的8年前，清朝文武中起码还有一半可做当年的人证，包括这个国家的实际统治者慈禧太后和已被软禁的光绪皇帝。当年，许多人是怎样咬牙切齿地声讨这个卖主求荣的家伙啊！“嘶嘶作响的毒蛇”、“狂吠的狗”、“野兽”、“政治流氓”、“魔鬼的爪子”……康、梁更是恨不得食袁之肉而后快。然而，现今的袁世凯满面春风、慷慨陈词，当年的叛卖行径一句也未提及，仿佛那根本就是一种误解。

袁世凯一炮打响，立刻进入西方舆论的视角。已经在大清国驻站10年的英国《泰晤士报》北京负责人、西方世界公认报道中国事态最准确、最具权威性的记者莫理循先生给予袁世凯以影响世界的呼应：“中国出现了改革的转机”，“大清帝国有一个握有实权的改革者，他也是个伟大的爱国者，他的名字叫袁世凯。”从此，莫理循先生时刻追循着袁世凯的行踪，“爱国者袁世凯”的定论在他头脑中再也抹不去，直到民国初年，袁世凯做了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后，莫理循竟毅然成为袁的政治顾问。

国内舆论也开始向袁世凯欢呼。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张

睿即在此时写信给袁世凯，“公之功烈，昭然如揭日月而行。吴武壮有知，必为凌云一笑。而南坛汉城之间，下走昔日之窥公，固不足尽公之量也。”溢美之词，款款流于笔端。

只有一个人，一个风骨清癯的官场儒者，向春风得意的袁世凯投来目光如炬的一瞥。那是一双深洞其奸的眼睛，老奸巨滑如袁世凯者也不禁悚然一惊。天哪，差点忘了，还有这个老东西呢！袁世凯屏息静气，仿佛若然无事地递上他的目光。两道目光都隐隐地藏着杀机，遮掩着各自无穷的心事，轻轻拉开了清末历史上最惊心动魄的政治搏杀的序幕。

民国9年2月，清朝早已亡了，袁世凯的洪宪帝制也已成为历史名词，这时，康有为看到了瞿鸿禛的遗像，不禁抚今追昔，感慨万端，眼含热泪，在这位前朝军机大臣的遗像背后题诗3首。其第一首诗云：

清癯风骨过来人，
岩电光芒灿有神。
风度楼前频仰望，
长沙如见曲江春。

这位能令康有为频频仰望的瞿鸿禛在袁世凯当年奏陈立宪改革时，正秉政中枢，位列军机大臣。当其时，大清国实际执政决策机构军机处共有6位大臣：领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其余5位是，鹿传霖、瞿鸿禛、荣庆、徐世昌、铁良。鹿传霖老不更事。除瞿鸿禛外，另外4位都与袁世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是奕劻，更视袁世凯为一家人，几乎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因此，在这执政中枢的一伙人中，瞿鸿禛形只影单，孤掌难鸣，似乎只有听喝的份儿。而且，作为晚

清大儒，他似乎也不该倾向于争斗，中庸妥协的方法更适合他温和敦厚的天性。然而，历史看来更愿意在提供创造历史的英雄之外，另提供一种精神英雄的典范；他可能在当时政坛是失败者，在无边的黑暗中被遗忘，但总有一天，他照在那个时代黑暗外表的昙花一现的微光会被重新凝聚放大，以提醒人们历史还可能有另外一种写法。

此时此刻，瞿鸿禛望着“改革者袁世凯”，没出口的语言在心中翻滚。在这个安全就是一切的国家，他位列中枢，更被迫保持缄默。但他的脑海中老存有某种念头，像发高热一样，充满张力，寻找出口。其势就像婴儿从母亲的子宫里寻求分娩，膨胀的果子寻求脱壳。你等着，袁世凯！总有一天，我会揭露你的谋篡之相，戳穿你的狼子野心！但现在，且稍安勿躁，且把动能蓄积为势能，引而不发，跃如也。

瞿鸿禛洞穿袁世凯的野心是在两年前，当时，袁世凯以直隶总督遥指北京朝政。但瞿执中枢，袁为外臣，尚不足以冲突。忽然有一天，慈禧太后宣谕袁世凯入颐和园觐见，袁世凯居然领兵入京，那兵虽然只是仪仗队，但其烜赫情势，已足以触目惊心。有诗描绘当时的觐见情形：卫士持枪似虎熊／桓温入觐气何雄／玻璃窗内频探望／暗暗心惊两相公……瞧，将士如虎如熊，兵队怒马锋车，手执西洋武器，全身虎豹皮斑，怪不得连王公大臣的驷马见了都唯恐避之不及，满宫的太监也个个看得呆若木鸡。那种中西洋结合的饰有虎皮纹洋军装，也只有袁世凯才想得出来。这种烜赫气势过早地暴露了袁世凯，使当时之人便把他比做晋末的权臣桓温，又称之为海外天子。这就不得不使在颐和园玻璃窗内望见如此形势的王文韶、瞿鸿禛两位军机暗自心忧如焚了。据诗作者高树言：“当时，王、瞿两相国观之，凭几而坐，默

然不音者良久。”瞿、袁成为政敌，始于此。

黑暗专制的封建史至今能给后人留下咀嚼的趣味，往往不在于它的黑暗专制，而在于在那样的黑暗专制之下，居然还有忠君爱主之士。他们像划破黑暗夜空的流星，虽然渺小，然而悲壮。

瞿鸿禛是晚清时期的湖南长沙人，其先祖冀求在读书应举中谋得显亲扬名的荣身之路，一代复一代，一年又一年，鸿运不照瞿家门。这个世世读书以猎取功名为业的大家庭，全部心思都用于科举，奔波于黄土道上，虽九死而犹不悔，但直到瞿鸿禛的祖父一代，一般的科举功名，不过只是生员（秀才）而已。在那个唯有科举入第才能当官的时代，自然是十分悲哀的事情。只是到了瞿鸿禛的父亲瞿元霖时，方才有所进展，中了咸丰元年辛亥科举人，入赞为刑部主事。忽然，有庚申之变，英法联军打进了北京，火烧圆明园，次年咸丰猝死，百官星散，瞿元霖虽属下僚，悲愤莫名，不幸触发肝炎，竟至失明，只得弃官归田，一意以课子为务。瞿鸿禛正是在这样一位父亲的督责之下，满怀报国之心，刻苦用功，终于成为怀才卓历的学者。直到老年，他还记得父亲是如何鞭策他积德累仁，遍课群书；每天，天蒙蒙亮的时候，必被父亲唤起伏案，小不当意，严谴随之。父亲有目双眚，往往以半夜之残月为黎明破晓，必唤醒鸿禛，端坐书案之前。这种异乎寻常的劳瘁，终使瞿鸿禛17岁即入府学，21岁中举人，翌年联捷进士、入翰林；至光绪元年大考翰詹，瞿鸿禛考列一等第二名，派充河南乡试正考官，又一年，为河南学政，此后20余年间，奉使按试，及五行省。

此时的大清国，内政废弛，腐化已深，而清代的翰林，以派学政为最好的差使之一，一则宦袋丰盈，二则不碍升

转。这样的机缘，换一个心眼活的官员，早已巨富。而瞿鸿禛所到之省，唯以课士得才为盛，拒绝一切铺张浪费，谢绝一切请客送礼，严厉禁止以教育为名胥役索扰，20余年，精忠为国，终以清德孤操而称颂天下。即使再腐败的政体，为蒙蔽视听，昭信天下，也要起用一些清正廉洁之士，因此，瞿鸿禛渐渐地具备了公辅之望。

到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庚子国变，八国联军攻入北京，两宫西狩，抵西安后，随扈的军机大臣，或被杀，或自杀，或流放，或罢黜，枢务需人，瞿鸿禛至始鸿运高照。1901年慈禧太后驾临西安，瞿鸿禛也随即被任命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正式入参枢务。这一年，瞿鸿禛52岁。

至此，瞿鸿禛走完了他人生的大半旅程，虽入宣中樞，但一无建树。

幸运的是，就在此时，瞿鸿禛选中了他的敌手。这个敌手是如此强大而不可一世，使他终于能借助这个敌手的光辉受到史家的瞩目。

但直到袁世凯奏陈政体改革，瞿鸿禛尚未出手。他恪守道德，但并非傻子。一个再正直的人，宦海沉浮几十年，也已掌握几套警觉敏锐的政客身手。或者不动，动则制敌于死地。

或许，瞿鸿禛正抱有一种兵不己刃的念头：这个袁世凯，活得不耐烦了！戊戌之血尚历历在目，慈禧太后仍在悬金万两要康、梁的人头，此时承奏立宪，不啻自投罗网！他仿佛看见，慈禧太后已经准备好了一把刀，现在只缺一个人头，而袁世凯正在这时把他的头伸了过来。好，很好！——瞿鸿禛这样想——暂且隔岸观火，此时此刻，沉默就是黄金。

瞿鸿禨错了。这个久经宦海的老臣，这位执掌中枢的军机，这一回看走了眼。1905年的7月，不是袁世凯的末日，恰恰相反，是他如日初升的灿烂的早晨。正是在万分险恶的政治转折关头，才能判别出一个政治家究竟是政治庸才还是政治天才。

袁世凯无疑是政治天才中的佼佼者。瞿鸿禨身居大内，袁世凯远居津门，瞿鸿禨日傍圣驾，袁世凯远离中枢，然而袁世凯知道的事情比瞿鸿禨多。在历史迷离的时刻，一个及时而正确的信息便是一个政治家的生命。

袁世凯有广泛的信息网，紫禁城内外遍布他的“特务”，这些“特务”个个身居高位，从各部尚书直到首席军机大臣奕劻。朝廷内部的风吹草动，无不及时反馈到袁世凯的官邸。

这个信息网来之不易，它是大把大把的金钱喂出来的，反正北洋与直隶都有的是钱，只要用得是地方，花得不冤枉。袁世凯深深地知道，人的心灵，包括政治家们的心灵是多么脆弱，多么容易贪图眼前的利益，因此多么容易被收买啊！既然如此，何不顺水推舟，让人人都为我所用。到1905年，究竟有多少朝廷官员被袁收买，数也数不清。紫禁城内流传：几乎任何一位或满或汉的官员，无论婚丧嫁娶喜庆寿筵逢年过节，举凡讲究排场的事情，莫不有袁世凯的数目可观的“份子”，甚至由他一体操办。这已经不算是什么秘密了。

也难为了袁世凯。他被逼无奈，不得不使钱买路。他位居封疆大吏之首，但他深深知道，在这个暗无天日的大清国，官位最高的是满人，最肥的肉是贵族的禁脔，倘若不通

关节，以他连个秀才也没拿到过一个、行伍出身的汉吏，熬白了头，也只能在浅浅的臭水坑里扑腾。他必须用金钱来争夺他用枪杆子争夺不到的东西。他成功了！先是李鸿章，继而荣禄，现在是庆王，当朝权贵们绵绵的然而最有力的手，一次又一次对他援以提拔。在1905年，大概因为孙中山在东京高呼“驱逐鞑虏”之故，满汉矛盾加剧，朝廷中的满汉官员见了面都不说话了，互相躲着走。只有袁世凯例外。满族权贵见了袁世凯，眼睛都笑得眯起来，亲如一家人。

庆王奕劻笑得最好看。见到袁世凯，他的眼睛笑得放光，光光的头泛红，垂胸的漂亮长须也一颤一颤的。他肯定又得到一笔袁财，而他也正有某个好消息要告诉袁世凯。

1903年的时候，袁世凯所最注意的，仅仅是一个荣禄。当其时，庆王奕劻也算得官居政要。袁世凯当然也时有馈赠，但不能填庆王之欲。北洋虽然钱多，满朝权贵也不能平均摊分，自然以领军机的荣禄为最。庆王于是发牢骚说：“袁慰亭只认得荣仲华，瞧不起咱们的。”对此，袁世凯了未经意。忽然，大内传出信息，荣禄体弱多病，已经时常请假，照病势推测，恐怕已不久于人世。紧接着，又一情报接踵而至，庆王即将入主军机。袁世凯不假稍待，即派杨士琦带银10万两，自北洋飞驰京都庆王府。庆王见了一张10万两银子的银票，以为自己老眼昏花，仔细一看，可不是10万两吗！不禁抑住满心喜悦，说：“慰亭太费事了。我怎能收他的？”杨士琦回答：“袁官保（世凯）知道王爷不久必入军机，在军机处办事的人，每天都得进宫伺候老佛爷（慈禧），而老佛爷左右许多太监们，一定向王爷道喜讨赏，这一笔费用，也就可观。这些微数目，不过作为王爷到任时零用而已，以后还得特别报效。”如此命中主题而又得体的回答，